

劉河
間
傷寒
三
六
書

新安吳勉學校

劉河間傷寒六書

初集素問病機

二集宣明論方

列在三書之內

三集素問病機

四集傷寒醫鑑

五集傷寒直格

六集傷寒標本

七集傷寒心要

八集傷寒心鏡

宣統乙酉年秋月
上海千頃堂石印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叙

夫醫道者以濟世為良以愈疾為善蓋濟世者憑乎術愈疾者仗乎法故法之與術悉出內經之玄機此經固不可力而求知而得也況軒岐問答理非造次臆藏金丹寶典深隱生化玄文為修行之經路作達道之天梯得其理者用如神聖失其理者似隔水山其法玄妙其功深遠固非小智所能窺測也若不訪求師範而生穿鑿者徒勞皓首耳余二十有五志在內經日夜不輟殆至六旬得遇天人授飲美酒若象斗許面赤若醉一醒之後目至心靈大有開悟行其功療左右逢源百發百中今見世醫多賴祖名倚約舊方恥問不學特無更新之法縱聞善說反怒為非嗚呼患者遇此之徒十誤八九豈念人命死而不復者哉仁者鑒之可不痛與以此觀之是未知陰陽變化之道況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故經曰亢則害承乃制謂己亢極反似勝己之化俗流未知故認似作是以為陰陽失其本意經所謂誅罰無過命曰大惑醫徒執迷反肆傍識縱用獲効終無了然之悟其道難與語哉僕見如斯首述玄機刊行於世者已有宣明等三書革庸病之鄙陋正俗論之外訛宣揚古聖之法則普救後人之命今將餘三十年間信加心手親用若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比物立象直明真理治法方論裁成三卷三十二論目之曰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此集非崖畧之說蓋得軒岐要妙之旨故用之可以濟人命捨之無以活人生得乎心髓秘之篋笥不敢輕以示人非絕仁人之心蓋聖人之法不遇當人未易授爾後之明者當自傳焉時大定丙午閏七月中元日河間劉完素守真述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總目卷上

原道論第一 原脈論第二

傷寒論第六 病機論第七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總目卷中

中風論 癰癩附

內傷論 瘡論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總目卷下

咳嗽論 虛損論

癰癩論 痔疾論

攝生論第三

氣宜論第八

厲風

吐論

消渴論

婦人論

附帶下

腫脹論

小兒

大頭論

附

陰陽論第四

本草論第九

破傷風

霍亂論

解利傷寒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察色論第五

解利傷寒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瀉痢論

熱論

心痛論

瘡瘍論

附口

藥畧針法論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河間處士 劉完素 守真 述 新安 吳勉學 師古 校

原道論第一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蓋天一而地二。北辨而南交。入精神之運。以行矣。擬之於象。則水火也。畫之於卦。則坎離也。兩者相須。彌滿六合。物物得之。況於人乎。蓋精神生於道者。也是以上古真人。把握萬象。仰觀日月。呼吸元氣。運氣流精。脫骨換形。執天機而行六氣。分地紀而運五行。食乳飲血。省約儉盲。日夜流光。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之要也。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安而無疾。夫水火用法象也。坎離言交變也。萬億之書。故以水為命。以火為性。土為人。人為主。性命者。也是以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養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則。修短壽夭。皆自人為。故經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又曰。務快其心。逆於生樂。所以然者。性命在乎人。故人受天地之氣。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氣克。氣耗形病。神依氣位。氣納神存。修真之士。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持滿御神。專氣抱一。以神為車。以氣為馬。神氣相合。可以長生。故曰。精有主。氣有元。呼吸元氣。合於自然。此之謂也。智者明乎此理。吹壺呼吸。吐故納新。熊鳥伸導。引按躡。所以調其氣也。平氣定息。掘固凝想。神宮內視。五臟照徹。所以守其氣也。法則天地。順理陰陽。交搆坎離。濟用水火。所以交其氣也。神水華池。含虛鼓嗽。通行榮衛。入於元官。溉五臟也。服氣於朝。閑想於暮。陽不欲。迭陰不欲。覆鍊陰陽也。以致起居適早。宴出處協時。令忍怒以全陰。抑喜以全陽。泥丸欲多。獮天鼓欲常。鳴形欲常。鑑津欲常。嚙體欲常。運食欲常。少眼者。身之鑑也。常居欲頻脩。耳者。體之牖也。城郭欲頻治。面者。神之庭也。神不欲覆。髮者。腦之華也。腦不欲減。體者。精之元也。精不欲竭。明者。身之寶也。明不欲耗。補漏六腑。淘鍊五精。可以固形。可以全生。此皆脩真之要也。故脩真之要者。水火欲其相濟。生土金欲其相養。是以全生之術。形氣貴乎安。安則有

倫而不亂精神貴乎保。保則有要而不耗。故保而養之初。不離於形氣精神。及其至也。可以通神明之出。皆在於心。獨不觀心為君主之官。得之所養。則血脈之氣王而不衰。生之本無得而搖也。神之變無得而測也。腎為作強之官。得所養。則骨髓之氣榮而不枯。蟄封藏之本無得而傾也。精之處無得而奪也。夫一身之間。心居而守。正腎下而立。始精神之居。此宮不可太勞。亦不可竭。故精太勞則竭。其屬在腎。可以專養之也。神太用則勞。其藏在心。靜以養之。唯精專可以內守。故昧者不知於此。欲拂自然之理。謬為求補之術。是以偽勝真。以人助天。其可得乎。

原脈論第二

大道之渾淪。莫知其源。然至道無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明。嘗試原之。脈者何也。非氣非血。動而不息。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經曰。脈者血之府也。自素問而下迄於今。經所不載。無傳記而莫聞其名焉。然而玄機奧妙。聖意幽微。雖英俊明哲之士。非輕易可得而悟也。夫脈者。果何物乎。脈者有三名。一曰命之本。二曰氣之神。三曰形之道。經所謂天和者是也。至於折一支。瞽二目。亦不為害。生而脈不可須臾失。失則絕命害生矣。經曰。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一日此言正脈。同天真造化之元氣也。巡於春夏秋冬。木火水金之位。生長收藏。參和相應。故稟二儀而生。不離於氣。故於脈有生死之驗。經曰。脈者血之府也。如世之京都州縣。有公府解署也。國因置者。所以禁小人為非道也。公府不立。則善者無以伸。其枉惡者無以罰。其罪邪正混同。賢愚雜處。而亂之根也。經曰。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既陰陽為神明之府。脈為血之府。而明可見焉。血之無脈。不得循其經絡。部分周流於身。滂派奔迫。或散或聚。氣之無脈。不能行其筋骨。臟腑上下。或暴或蹶。故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氣化則物生氣變。則物易氣。或則物壯氣弱。則物衰氣絕。則物死。氣正則物和。氣亂則物病。皆隨氣之盛衰而為變化也。脈字者。從肉從永。從爪從血。四肢百體得此真元之氣。血

肉筋骨爪髮榮茂可以倚憑而能生長也。長久永固。道故從肉從水者。是也。從爪從血者。巡之如水。分流而布遍週身。無有不通也。釋名曰。脉。脉幕也。如幔幕之遮覆。幕絡一軀之形。導太乙真元之氣也。元氣者在氣。非寒非熱。非暖非涼。在脉者。非絃非洪。非濇非沉。不為氣而浮沉。不為血而流停。乃冲和自然之氣也。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所以然者。為元氣動而不息。巡於四方。木火水金之位。溫涼寒暑之化。生生相續。新新不停。日月更出。四序迭遷。脉不為息。故人有身形之後。五臟既生。身中元氣即生焉。故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此四時之氣也。而脉者乃在其中矣。道經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如脉之謂也。又云。堦壇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又曰。吾不知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斯立。脉之名之本意也。故道者萬物之奧。脉者百骸之靈。奧靈之妙。其道乃同。元氣者。無器不有。無所不至。血因此而行。氣因此而生。故榮行脉中。衛行脉外。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而不墮者。皆由於脉也。分而言之曰。氣曰血。曰脉。統而言之。惟脉運行血氣而已。故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陰陽別論曰。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此陽者言脉也。胃者土也。脉乃天真造化之氣也。若土無氣。則何以生長收藏。若氣無土。何以養化萬物。是無生滅也。以平人之氣常稟於胃。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脉道乃行。陰陽交會。胃和脉行人稟天地之候。故春胃微弦曰平。得弦而無胃曰死。夏胃微鈎曰平。但鈎而無胃曰死。長夏微臈曰平。但弱而無胃曰死。秋胃微毛曰平。但毛而無胃曰死。冬胃微石曰平。但石而無胃曰死。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則必死。五藏為陰。肝脉至中而無外急。如循刀刀責責然。如按琴弦。心脉至堅而搏。如循薏苡仁累累然。肺脉至大而虛。如毛羽中入皮膚。腎脉至搏而絕。如以指彈石。辟辟然。脾脉弱而乍數乍疎。夫如此脉者。皆為藏脉獨見而無胃脉。五藏皆至懸絕而死。故經曰。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生死之期。故人性候躁急。懷促遲緩。臈弱。長短大小。皮堅肉厚。各隨其狀。而脉應之。常以一息四至為準者。言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五者胃兼主四旁。在呼吸之間也。數則為熱。遲

則為寒如天之春秋二分陰陽兩停晝夜各得五十度自此漆一遭則熱減一遭則寒脉之妙道從此可知矣或如散葉或如燃薪或如九泥或如絲縷或如湧泉或如吐瀉或如偃刀或如轉索或如遊魚假使千變萬化若失常者乃真元之氣離絕五藏六腑不相管轄如喪家之狗元氣散失而命絕矣經曰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陽化氣陰成形此言一氣判而清濁分也元氣者天地之本天者和者血氣之根華陀云脉者謂血氣之先也孔子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脉亦如之又經曰自古通天者生之本皆通乎天氣也通天者謂通元氣天真也然形體者假天地之氣而生故奉生之氣通計於天稟受陰陽而為根本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氣不絕真靈內屬動靜變化悉與天通易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故天地之體得易而後生天地之化得易而後成故陽用事則春生夏長陰用事則秋收冬藏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始而終之終而復始天地之化也而易也默然於其間而使其四序各因時而成功至於寒不凌暑暑不奪寒無短陽伏陰之變而不至於大肅大溫故萬物各得其冲和之氣然後不為過而皆中節也道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百姓日用而不知斯脉之道也故脉不得獨浮沉獨大小獨盛衰獨陰陽須可沉中有浮浮中有沉大中有小小中有大盛中有衰衰中有盛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充塞一身之中盈溢百骸之內無經絡不有無氣血不至養筋骨毛髮堅壯臟腑非心非腎非肝非脾五臟之盛真氣固密不為邪傷若憂愁思慮飢飽勞逸風雨寒暑大驚卒恐真氣耗亂氣血分離為病之本噫夫萬物之中五常皆備審脉之道而何獨無五常耶夫仁固衛一身充盈五臟四肢百骸皆得榮養無冲和之氣獨真藏脉見則死矣生則不見死則獨見好生惡死此仁之謂也分布軀體和調氣血貴之在頭目耳鼻賤之在巖脇陰裏不得上而有不得下而無無所不施無所不至此義之謂也長人脉長短人脉短肥人脉沉瘦人脉浮大人脉壯小人脉弱若長人短短人長肥人浮瘦人沉大人弱小人壯夫如此者皆不中理而為病此禮之謂也見在寸則上病見在關則中病見在尺則下病五臟有疾各有部分而脉

出見不為潛藏伏匿。一一得察有餘不足而愈其病此智之謂也。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太陽之至其脉沉。太陰之至其脉大而長。少陰之至其脉浮。陽明之至其脉濇而短。少陽之至其脉鉤。厥陰之至其脉弦。四序不夫其期。六氣為常準者。此信之謂也。非探赜索隱。鈎深致遠。學貫天人。旁通物理者。未能達於此矣。

攝生論第三

論曰。內經謂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且飲食起居。乃人生日用之法。縱恣不能知節。而欲傳精神。服天氣者。不亦難乎。又經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是以聖人春木旺。以膏香助胃。夏火旺。以膏腥助肺。金用事。膳膏臊。以助肝。水用事。膳膏膻。以助心。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也。故食飲之常。保其生之要者。五穀五菜五蓄五果也。脾胃待此而倉廩備。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衛待此以清。以濁。筋骨待此以柔。以正。故經云。蓋五味相濟。斯無五宮之傷。所以養其形也。雖五味為之養形。若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必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所謂失五味之常。而損其形也。王注曰。味有倫緣。臟有偏絕。此之謂也。飲食者。養其形。起居者。調其神。是以聖人春三月。夜卧早起。被髮緩形。見於發陳之時。且曰。以使志生。夏三月。夜卧早起。無厭於日。見於蕃秀之時。且曰。使志無怒。使氣得泄。秋三月。早卧早起。與雞俱興。見於容平之時。收斂神氣。且曰。使志安寧。以應秋氣。冬三月。早卧晚起。去寒就溫。見於閉藏之時。且曰。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此順生長收藏之道。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四時法起居。所以調其神也。經所調。逆於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於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洄。逆於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於冬氣。則

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此失四時之氣。所以傷其神也。智者順四時不逆陰陽之道。而不失五味損益之理。故形與神俱久矣。乃盡其天年而去。與夫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者。何足與語此道哉。故聖人行之賢者佩之。豈虛語哉。

陰陽論第四

論曰。天地者陰陽之本也。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倘不如此。謂天自運乎。地自處乎。豈足以語造化之全功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所以天為陽。地為陰。水為陰。火為陽。陰陽者。男女之血氣。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惟水火既濟。血氣變革。然後剛柔有體。而形質立焉。經所謂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乎人。人稟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故人生於地。懸命於天。人生有形。不離陰陽。蓋人居天之下。地之上。氣交之中。不明陰陽。而望延年。未之有也。何則。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則變矣。王注曰。且蒼天布氣。尚不越於五行。人在氣中。豈不應於天道。左傳曰。違天不祥。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故偏陰陽謂之疾。夫言一身之中。外為陽。內為陰。氣為陽。血為陰。背為陽。腹為陰。府為陽。臟為陰。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為陰。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為陽。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豈偏枯而為道哉。經所謂治心病者。必求其本。是明陰陽之大體。水火之高下。盛衰之補瀉。遠近之大小。陰陽之變。通夫如是。惟達道人可知也。

察色論第五

論曰。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聲色符人。然後定立臟腑之榮枯。若滋榮者。其氣生。如翠羽雞冠。蟹腹豕膏。鳥羽是也。枯夭者。其氣敗。如草茲。蟻血。枳實。枯骨。如焰是也。至於青赤。見於春。赤黃。見於夏。黃白。見於長夏。白黑。見於秋。黑青。見於冬。是謂五臟之生者。以五行之相繼也。得肝脈色見青。白。心脈色見赤。黑。脾脈色見黃。青。肺脈色見白。赤。腎脈色見黑。黃。是謂真臟之見者。以五行之相克也。若乃肺

風而眉白。心風而口赤。肝風而目青。脾風而鼻黃。腎風而肌黑。以風善行數變故爾。肝熱而左頰赤。肺熱而右頰赤。心熱而顏赤。脾熱而鼻赤。腎熱而頤赤。以諸熱皆屬火故爾。以至青黑為痛黃白為熱。青白為寒。以九氣不同故爾。鼻青為腹水黑為水氣白為無血黃為胸寒亦為有風。鮮明為留飲而五色取決於此故爾。然審病者又皆以真脾之為本。蓋真脾之黃是謂天之氣五色又明病雖久而面黃必生者以其真氣外榮也。此數者雖皆成法然自非心清見曉於冥冥不能至於此故五色微診可以目察尤難難經曰望而知之謂之神為見五色於外故決死生也。

傷寒論第六

論曰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止於六七日間。若兩感於寒者必不免於死。經所謂人所傷於寒者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蓋傷寒者非雜病所比。非仲景孰能明於此。故張僊公深得玄機之理趣。達六經之標本。知汗下之淺深。若投湯劑正與不正禍福影響何暇數日哉。然仲景分三百九十法一百一十二方。其證有六其治有四。經云一日巨陽受之其脉尺寸俱浮。二日陽明受之其脉尺寸俱長。三日少陽受之其脉尺寸俱弦。四日太陰受之其脉尺寸俱沉。五日少陰受之其脉尺寸俱微。緩六日厥陰受之其脉尺寸俱沉。蓋其太陽病者標本不同。標熱本寒從標則太陽發熱從本則膀胱惡寒。若頭項痛腰脊強太陽經病也。故宜發汗。其陽明病者雖從中氣標陽本實從標則肌熱從本則譫語。若身熱頭疼鼻乾不得卧陽明經病故宜解肌。太陽傳陽明非表裏之傳若譫語從本為實故宜下便。王注曰以陽感熱其少陽病者標陽本火從標則發熱從本則惡寒。前有陽明後有太陰。若胃脘痛而耳聾往來寒熱少陽經病故宜和解。其太陰病者標陰本濕從標則身目黃從本則腹滿而隘乾太陽經病故宜泄滿下濕。從其本治其標少陰病者標陰本熱從標則爪甲青而身冷從本則脉沉實而發渴若口燥舌乾而渴少陽經病故宜溫標下本其厥陰病者故厥陰之中氣宜溫也。若煩滿囊縮厥陰經病故為熱宜苦辛下之。故經云所為知標知本萬舉萬當不知標

本是為妄行。又曰各通其臟。乃懼汗泄。非宜之謂也。故明斯六經之標本。乃知治傷寒之規矩。此所謂證有六也。且如發汗。桂枝麻黃之輩。在皮者。汗而發之。葛根升麻之輩。因其輕而揚之。發也。承氣陷胃之輩。下者。因而竭之。法也。瀉心十棗之輩。中滿泄之法也。瓜蒂梔豉者。高者因而越之。法也。故明此四治之輕重。可為了傷寒之繩墨。此之謂其治有四也。若明六經四法。豈有發黃生斑。畜血之壞證。結胸痞氣之藥。過難經所謂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可泄而已。故仲景曰。太陽病。脈浮緊。無汗。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當發其汗。宜麻黃湯主之。少陰病。得三二日。口燥咽乾者。急宜大承氣下之。孰敢執於三四日汗泄之定法也。是以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其大槩。此之謂也。經所謂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余自製解通聖辛涼之劑。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黃發表之藥。非余自衍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時。彼一時。奈五運六氣有所更。世態居民有所變。天以常火。人以常動。動則屬陽。靜則屬陰。內外皆擾。故不可峻用辛溫大熱之劑。縱獲一效。其禍數作。豈曉辛涼之劑。以葱白鹽豉。大能開發鬱結。不惟中病令汗而愈。免致辛熱之藥。攻表不中。其病轉甚。發驚狂。衄血斑出。皆屬熱藥所致。故善用藥者。須知寒涼之味。况兼應三才造化通塞之理也。故經所謂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功矣。大抵雜病者。氣之常也。隨方而異其治。不同卒病者。氣之異。其治則同。其愈則異。昔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故傷寒之法。備矣哉。大矣哉。若視深淵如迎浮雲。莫知其際。是以知發表攻裏之藥性。察標本虛實之併傳。量老少壯弱之所宜。勞逸緩急之秉性。切脈明陰陽之分部。詳證之邪氣之淺深。故可宜會通之法矣。內經曰。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此之謂也。

病機論第七

論曰。察病機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後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無以去深藏之大患。故掉眩收引。臍鬱腫脹。諸病痒瘡瘍。皆根於內。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知化之變也。經

言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掎鼓相應。猶拔刺雪污。工巧神聖。可得備聞。靈樞經曰。刺深而猶可拔。汚深而猶可雪。莊子曰。雪猶洗也。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黃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對曰。

諸風掉眩。皆屬於肝。少慮無怒。風勝則動。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此為陰中之少陽。通於春氣。其脉絰。王注曰。肝有二布葉。一小葉如水甲折之狀。故經所謂其用為動。乃水之為動。火太過之政。亦為動。蓋火水之主。暴速。所以掉眩也。掉。搖也。眩。昏亂也。旋運皆生風故也。是以風火皆屬陽。陽主動。其為病也。胃脘當心痛。上支兩脇。隔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裏急。纒戾。脇痛。嘔泄。甚則掉眩顛疾。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也。虛則目職。眈眈而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凡病肝木風疾者。以熱為本。以風為標。故火本不燔。遇風冽。乃焰。肝本不甚熱。因金衰而主肺。金不勝心。火木來伎於金。故諸病作矣。且為治也。燥勝風。王注曰。風自水生。燥為金化。風餘則制之以燥。肝勝治以清涼。清涼之氣。金之氣也。水氣之下。金氣承之。又曰。風淫於內。治以辛涼。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故木主生榮。而主春。其性溫。故風火則反涼。而毀折。是乘金化制其木也。故風病過極。而反中外燥。溢是反乘金化也。故非為金制。其本是甚。則如此中風偏枯者。由心火暴勝。而水衰不能制。則火實剋金。金不能平水。則肝木勝。而兼於火熱。則卒暴僵仆。凡治消痺。什擊。偏枯。痿厥。氣滿。發肥。貴膏。梁之疾也。故此藏氣平。則敷和。太過則發生。不及則委和。

諸痛痒瘡瘍。皆屬於心。靜則神明。熱勝則腫。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脉為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其脉鉤。其味苦。其色赤。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此陽中之陽也。王注曰。心形如未敷蓮花。中有七竅。以導引天真之氣。神明之宇也。經所謂其用為燥。火性燥動。其明於外。熱甚。火赫燂。石流金。火之極變也。燔焞山川。旋反屋宇。火之災青也。故火非同水。水智而火愚。其性暴速。其為

症也。當胸中熱，溢乾右肱滿，皮膚痛，寒熱咳嗽，唾血，泄，飢，嘔，溺，色變，甚則瘡，癰，肘腫，肩背，臑，缺盆中痛，瘍，疾，身熱，驚，惑，惡寒，戰慄，譫妄，衄，衄，語，咲，瘡，瘍，血流，狂妄，目赤，胸中痛，脇下痛，背，膺，肩，甲，間痛，兩臂痛，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其為治法，以寒勝熱。王注曰：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汗以發之，發之不盡，逆制之，制之不盡，求其屬以衰之。又曰：用水之主，以制陽，光經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此之謂也。是以熱淫於內，治以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心欲爽，急食鹹以夷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火氣之下，水氣承之，是故火主暴虐，故燥萬物者，莫燠乎火，夏月火熱極甚，則天氣薰味，而萬物反潤，以水出液，林木津流，及體熱極，而反汗液出，是火極而反兼水化，俗以難辯，認以是作非，不治已極，反攻王氣，是不明標本，但隨兼化之虛象，妄為其治，反助其病，而害於生命多矣。故此藏平，則升明，太過則赫曦，不及則伏明。王注曰：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諸濕腫滿，皆屬脾土，味和氣化，濕勝則濡泄，脾者倉廩之官，本營之居也，名曰化糟粕，轉味而出入者也，其華在唇，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故為倉廩之官，又名諫議之官，五味出焉，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為陰中至陰脾也，其脉緩，王注曰：脾形象馬，蹄內包胃，脫象土形也，其用為化，兼四氣，聚散復形，羣品以主溉灌，肝心肺腎不主於時，寄旺四季，經所謂善不可見，惡不可見也，其變驟注，且災霖潰，其為病也，肘腫，骨痛，陰脾，按之不得，腰脊，頸，頸，痛，時眩，大便難，陰氣不用，飲不欲食，咳唾則有血，積飲否膈，中滿，霍亂，吐下為善，肌肉痿，足不收行，脇，嘔，嘔，吐泄注下。王注曰：脾熱則生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者，有胃之寒者，有胃之熱者，色白，澄徹，清冷，皆屬寒色，黃水赤，渾濁，皆屬於熱，故仲景曰：邪熱不殺，殺火性疾速，此之謂也，其為治也，風勝濕，濕自土生，風為水化，土餘則之以風，脾盛治之以燥，故濕傷肉，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肘腫，王注曰：濕為水，水盛則腫，水下形肉已消，又曰：濕氣為淫，皆為腫滿，但除其濕，腫滿自衰，若濕氣在上，以苦吐之，濕氣在下，以苦瀉之，以淡滲之，治濕之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

燥之以淡泄之苦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濕佐以甘辛以汗為故而止濕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又曰土氣之下水氣承之本草曰燥可去濕桑白皮赤小豆之屬王注曰半身已上濕氣有餘火氣復鬱所以明其熱能生濕經云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逆行其間是以熱之用矣故土主濕鬱雲雨而宏靜雨熱極甚則飄驟散落是反兼風水制其土也若脾甚土自燥去其濕以寒除熱脾土氣衰以甘緩之所以燥泄積飲痞隔腫滿濕熱乾涸消渴慎不可以補藥輔之故積溫成熱性之溫乃勝氣之藥也故此藏喜新而惡陳常令滋澤無使乾涸土平則備化太過則敦阜不及則卑監

諸氣贖鬱病痿皆屬於肺金常清氣利燥勝則乾肺者氣之本魂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其味辛其色白而為相傳之官治節出焉為陽中之少陽通於秋氣其脉毛王注曰肺之形象有二布葉一小葉中有二十四空行列以布分諸藏清濁之氣經所謂其用為固其變肅殺其青蒼落其為病也骨節內變左肱脇痛寒清於中感而瘧太涼革喉咳腹中鳴注瀉驚澹咳逆心脇滿引小腹善暴痛不可反側噎乾面塵色惡腰痛丈夫癰疽婦人少腹痛浮虛歎尻陰股脾脇是病鉞揭實則喘厥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虛則少氣不能振息耳聾噎乾其為治也熱勝燥燥自金生熱為火化金餘則制之以火肺勝則治之以苦又曰金氣之下火氣承之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苦辛以苦下之若肺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王注曰制燥之勝必以苦溫故受乾病生焉是以金生於秋而屬陰其氣涼涼極天氣清明而萬物反燥若火是金極而反兼火化也故病血液衰也燥金之化極甚則煩熱氣鬱痿弱而手足無力不能收持也凡有聲之痛應金之氣故此藏平氣則審平太過則堅成不及則不從革諸寒收引皆屬於腎水能養動耗寒勝則浮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其味鹹其色黑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為陰中陰通於各氣其脉石王注曰腎藏有二形如豇豆相并而曲附於脊筋外有脂裹裏白表黑主藏精故僂經曰心為君火腎為相火

是言在腎屬火而不屬水也。經所謂腫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故腫中者在乳之間，下合於腎水。是火居水位，得升則喜樂出焉。雖君臣二火之氣論其五行造化之理，同為熱也。故左腎屬水，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右腎屬火，遊行三焦，興衰之道由於此。故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是言命門相火也。經所謂其變凝冽，其青水膏，其為病也，寒客心痛，腰腿痛，大關節不利，屈伸不便。若厥逆痞堅，腹滿，寢汗實，則腹脰腫，喘身重，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小腹痛，清厥意不樂。王注曰：大小腹大小腸也。此所謂左腎水發痛也。若夫右腎命門相火之為病，少氣瘡瘍，瘡癰腫，脇滿，胸背首面四肢浮腫，腹脹，嘔逆，癰瘕，骨節有動，注下，溫瘧，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目赤，心熱，甚則瞽昧，暴痛，瞽悶，懊懣，嘔嘔，瘡瘍，驚燥，喉痺，耳鳴，嘔痛，暴注，腫脹，暴死，瘤氣，結核，丹燥，皆相火熱之勝也。其為治也，寒勝熱，燥勝寒，若熱淫於內，治以鹹寒，火淫所勝，平以鹹冷，故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如寒淫於內，治以甘寒，佐以甘辛，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又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故水本寒，寒急則水冰如地，而能載物，水發而雷雪，是水寒亢極，反侶尅水之土，化謂兼化也。所謂寒病極者，反腎滿也。左腎不足，濟之以水，右腎不足，濟之以火，故此藏水平則靜順，不及則涸流太過，則流行諸厥固泄，皆屬於下。厥謂氣逆，固謂固氣，則肝腎失守，失守則不能禁固，出入無度，燥濕不恒，故氣下則愈也。經所謂厥氣上行，滿脉去形。

諸喘嘔逆皆屬於上，肺者藏之長也，為心之華蓋，故肺熱葉焦，發痿癭，是氣鬱不利，病喘息而嘔也。嘔謂嘔酸水，火氣炎上之象也。胃熱甚則為嘔也。若暴火之炎，痿癭則愈利，肺之氣喘息自調也。道路開通，吐嘔則除。凡病嘔涌溢食，皆屬火也。王注曰：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經所謂三陽有餘則為痿，易王注曰：易有變，常用自痿，弱無力也。故此者，熱之明矣。諸熱瞽瘵皆屬於火，熱氣勝則濁亂昏昧也。瞽示乃昏也。經所謂病筋脉相引而急，名曰瘵者，故俗為之搐是也。熱勝風搏，併於經絡，故風主動而不寧，風火相乘，是以熱瞽瘵而生矣。治法祛風滌熱。